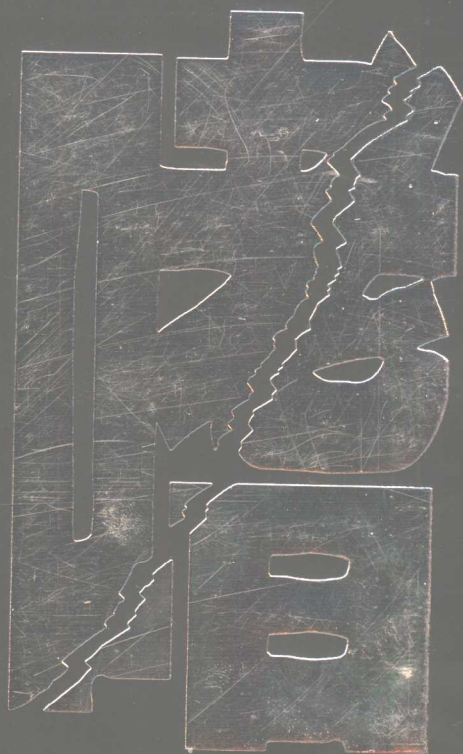




土夫 著

大眾文藝出版社

狼 嗜

土 夫 著

大衆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嗜/土夫 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5

ISBN 7-80171-669-8

I. 狼…

II. 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6565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63 千字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669-8/I·432

定价:25.8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第一编辑制作中心

电话:64062964

内容提示

芳年 26 岁的李媛带着两个刚满 3 周岁的孩子，孀居世纪花园 B—7 号别墅。

花花公子郭奇，为了得到李媛及其名下的财产，雇请黑社会分子霍钧，接连制造多起恐吓事件，终于逼迫李媛嫁给了他。李媛与郭奇结婚后，试图归劝郭奇弃恶从善，然而，她那善良而单纯的愿望最终化做了泡影……

命运，允许她对爱情和生活做出最终的选择，然而，她选择的却不是……



Chapter.

01

>>>

那年，那月，那日。

那家航空公司那只波音 747 型巨鸟，在那海域上边那块天上，闪耀成那团火光，遗留下那条飘泊游移的青烟。空难，在几秒钟内发生，在几秒钟内发展，在几秒钟内结束……

李媛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里看到这则消息，已经是翌日傍晚 19 时许。这时，她才想起来，陈场就是骑这只钛铝合金笨鸟，从扬子江入海口的那方有夜生活习俗的城市北飞归巢的。

李媛幼时有个同年玩伴，名叫陈东，陈东的父亲陈场是红碱区饮食服务公司经理，她称这位矮小，干瘦却精明强悍的中年男人为叔叔。20 年后，李媛大学毕业，此时，陈场买断了红碱区饮食服务公司的华阳国营旅社，将这座旧款四层砖混结构的楼房装饰起来，演变成了私营的华阳宾馆。陈总经理把李媛招进华阳宾馆，做了陈总经理的秘书。不久，升格为陈总经理的情人；又不久，调换为陈总经理的娇妻；再不久，陈总经理的那位身材无限单薄、年龄无限衰老、皮肤无限粗糙、牙锈无限坚厚、情调无限低劣的原任妻子，光荣地结束了她的生命。陈总经理在红光小区购置了一套 120 平方米的楼宅，配备全套家私，又支付 25 万元人民币的现金，连同 23 岁的独生儿子陈东，在法院执行庭法官的监督下，一并交割给上届妻子。不久的不久，陈总经理在世纪花园购置一栋欧式别墅，然后，惊天动地地将李媛迎娶进门，大约 5 个月后，本届妻子为陈总经理生下双胞胎儿女，取名陈晶晶、陈山山。从那以后，陈总经理对本届娇妻无比信任，毫不保留地将陈氏的财产继承权和管理权移交给李媛。

陈总经理年届 50，精力充沛，计划开办一处中型自选超市，说干就干，他匆匆赶往上海，网络自愿加盟自选超市的商家，很快，选定了几位合作者。离家日久，倍加思念娇妻爱子，于是，挥挥手，与几位热情挽留的合作者告辞，踏上归途。

李媛彻底绝望了。

后来，那家航空公司暨投保的那家保险公司，向李媛支付了 4 万美元的人身意外保险的赔偿金。青沙河畔的冗堰市，许多人都知道，26 岁的李媛，现在成为拥有百万资产的富孀。

与李媛身份地位旗鼓相当的男士们，嘀嘀哒哒地垂落几串涎水，尤如来自北方的几匹狼，恨不得一口叼住这只肥硕的羊羔，拖进狼穴，饱餐一顿；熟识李媛的工薪阶层的俏哥们和劳务市场的工仔们也都异想天开，有朝一日能获得这位 26 岁的富婆的青睐，就可以享受现成的荣华富贵了……

沙尘暴伙同冽冽北风，翻越千山万水，窜至青沙河畔的冗堰城乡。

红碱区东郊。那片欧式别墅和高档集成住宅楼混合布局居民社区，被沙尘暴捉弄得体无完肤。镂花大门的黑底金字牌匾上沾满沙土，字迹模糊不清，分不清是世纪花园，还是屯径花园。

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轿车由远而近，转弯，缓缓地停在世纪花园南门外。陈东推门下车。

这是一个身架矮瘦又显得佝偻的青年男人。面皮黝黑，五官端正却不清秀，忧悒的神情中参兑几分猥琐。虽然他的腋下也夹了一个黑皮包，而且是国产皮尔·卡丹，但是，怎么看，他也不像个接洽生意的老板，更不像哪级政府官员，连贫困地区的村干部都不像，充其量是给小本生意老板挟包的阿弟，或者是没有达到小康生活水准的黔军排长的马弁。

陈东走到保安人员面前，用力挺了挺又薄又窄的胸脯子：“我……去一下 B-7 号别墅。”

保安人员转身从岗亭的桌台上拿起电话话筒，按了一组电话号码：“喂！您好！李总吗？有客人拜访您！”

李媛问是哪位？

保安人员扭脸问陈东姓名。

陈东伸手要过电话话筒，清清嗓子：“我！陈东！”

李媛问来这儿有什么事？

陈东沉吟片刻：“我来看看我大姑奶不行吗？”

李媛犹豫一会儿，让保安人员把陈东放进世纪花园。

陈炜将陈东迎入 B-7 号别墅。

在 B-7 号别墅，陈炜做了 3 年的保姆，她辈居陈扬的姑母，位列陈家老大姑奶，因此，陈扬和李媛绝不敢拿她当花钱雇佣的保姆看待。

陈东在门厅换了软底拖鞋，走进客厅，在棕黄色真皮沙发上落坐。此间金壁辉煌，琳琅满目。他长长叹了口气——若是没有李媛，这里的一切，就算陈扬活着，也非他莫属。

陈炜说了句流传于中国民间若干年的通俗问候语：“吃了没有？没吃的话，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陈东掸了掸手：“大姑奶，你别磨叽啦！我来，找李媛有点儿要紧的事儿。”

陈炜关切地问：“东子！你找她啥事儿啊？”

陈东压低嗓音：“我找她借点儿钱呗！”

“借多少哇？”

“三千两千的，我就不找她啦！”

“总得有个数儿吧！”

陈东从衣兜里掏出前天从汽校取回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让陈炜瞅瞅，“我想买辆二手出租车，八九成新的捷达轿车，得15万元左右。”

陈炜朝楼上瞥了一眼：“够呛！”

陈东努起那双细长的眼睛：“她的钱哪儿来的？不都是我爹的吗？说不好听的，我爹的一条老命还卖了4万美元呢！合人民币是32万多呢！咋的也应该有我一半儿呀！我还不是要，是借，有借有还嘛！”

楼上响起房门开启、关闭的响声，接着是一串轻柔的脚步声，陈东顺声望去——李媛穿着软底拖鞋从铺着深红色丙纶地毯的楼梯上走下来。在家的時候，李媛穿着宽松的牛仔休闲装，由于没配可以增强苗条感和拔感的高跟鞋，丰腴的身段暂失亭亭玉立的娉婷柔姿，但是，两条修长的腿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欠，因此，仍显楚楚动人，尤其是那头靓丽的披肩秀发，永远飘逸着女人无穷无尽无休无止的魅力。

陈东吃了一大惊，大约一年未见，养尊处优的生活将李媛培育得更加秀美，他身不由己多看了几眼，眼睛里流露出几分贪婪、几多迷恋。

李媛没有躲闪，也没厌恶，对异性这种人类本能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她司空见惯，她迎着陈东的目光走过去，坐在陈东斜对面的沙发上。

陈东被扑面而来的女人身上特有的芬芳呛得头晕目眩。

李媛还像儿时那样称呼陈东：“东子！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吧？”

陈东低头搓手：“其实……也没啥大事儿……”

李媛从香木茶几下拿出软包装中华牌香烟，连同打火机递给陈东。

陈东接过烟和火，狠狠吸了两口：“我想找你借点儿钱，买辆出租车。”

“差多少钱啊？”

“不是差多少钱。”陈东的脸涨成黑茄子皮色：“本来就一分钱也没有哇！”

李媛脸上的笑纹消失了：“你的意思是全从我这儿拿呗！”

陈东梗梗脖子，显示出理直气壮的神态，他瞪着眼：“啊！是呀！不行呗？”

李媛被他的样子激怒了：“陈东！借钱说借钱的话，你这是什么态度？我还没见过这样找人借钱的呢！”

陈东把吸了几口的烟按折在岫岩白玉雕琢的烟缸里：“我就这态度。”

“我一分钱都不借给你。”她甩手指向房门：“你马上走！走！”

陈东跳离沙发，像是抓住理和人家吵架骂街的市剑：“李媛！你别忘了，华阳宾馆所有的资产都是我们老陈家的，你没有资格独吞，我是陈扬的兒子，我也有权继承其中的一部分。”

李媛瞅瞅躲在餐厅内扒门向客厅里窥视的陈晶晶和陈山山，理直气壮地告诉

陈东：“这个想法，你最好打消。华阳宾馆的财产是老陈家的，不过，有我在，有晶晶和山山，就没有你的份儿，你应该继承的财产，你爸给你妈划过去了。”

陈东背手在地板上踱了几步，指点着李媛，张了几下嘴，却说不出话来。

李媛推开镂花镀锌的外门：“陈东！你马上走。否则，别说不客气。”

陈炜抢到面前，伸手关门：“一家人，吵啥呀？有事儿好好说呗！”

李媛撬开陈炜：“陈东！你走不走？”

陈东狠狠瞪了李媛几眼，拎起手袋，悻悻离开 B-7 号别墅。

李媛监视着陈东就出世纪花园东门，回身换上那双白色佐丹奴高跟皮鞋，出了家门，来到位于世纪花园南门西侧的物业公司，敲开保安部的门。

黑色烤漆写字台后面的皮面木椅上，坐着保安部长李源，李媛称李源——一家子，这是一位身材魁伟、相貌端正、神态憨厚的 28 岁的青年男子，虽然还没结婚，但是，言谈举止显得很成熟、很庄重，丝毫没有光棍汉的放荡和散懒。

李源在《值班日志》上添写事项，李媛进来，打断他的思路，他放下笔，站起来，热情而不失礼貌地将李媛让坐到硬木沙发上，然后，从自动饮水机上压满一杯冰水，捧过来，恭恭敬敬地放在李媛面前。

李媛对李源的好感因此而翻番地增长着。

“李总！”李源始终这样称呼李媛：“有事吧？”

李媛舒舒服服地喘了口气，每次来到李源面前，她满心的忧虑和烦恼都烟消雾散，她也弄不明白她的这种感觉为什么这么强烈，为什么这么新奇，使她如此流连忘返。她认真地看着李源，直到李源诚慌诚恐，手足无措，她心满意足地笑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来，想请你帮个忙。”

李源正襟危坐，专注地望着李媛。

“从明天……不经我同意，无论任何人，不准进入世纪花园。”

李源愣住了：“这……”

李媛意识到她话中的错误，忍不住笑起来：“我哪有那么大的权利呀！我是说，不经我同意，不准到我家来。”

李源释然，笑了笑：“你家的保姆允许呢？”

“她算老几！”

“明白了！”李源拿起写字台上的内线电话话筒，分别按通了东、南、北三道门值班岗亭的电话，将 B-7 号别墅女主人的意思传达给站岗的保安人员。

趁李源打电话的间隙，李媛倾身拿过《值班日志》：“哇！一家子的字写得蛮帅气的呢！什么文凭啊？”

李源挂上话筒，腼腆地回答：“初中毕业。”

“我不信！初中毕业能有这么高的水平？”

李源红了脸：“我有啥水平！”

“还说没水平呢！”李媛瞄定李源的眼睛：“没水平——怎么世纪花园好几家用

户都相中了你，都愿意把宝贝女儿嫁给你呀？”

李源咧嘴苦笑一下：“那是他们看我傻，好利用呗！”

“这是什么话呢！你怎么拿人家的好心当驴肝肺呢？”

“我没有！我……我只是觉得我配不上人家，跟不上人家的节奏……”

“嗨！这种好事，别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啊！你可别挑花了眼。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儿啦！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呀！”

“我这样的还有什么挑剔的。只是他们向我提了一个几乎一样的条件——我接受不了！”

“什么条件让一家子这么为难？”

“他们的意思是让我做倒插门女婿，不能给我父母养老送终。”

“你呀！”李媛指点着李源，“多给你父母送些钱不就行了嘛！”

“没那么简单啊！”李源摇摇头，“在咱们农村，父母都跟儿子在一起生活。咱家就我一个儿子，我老妹儿和她公公婆婆在一块儿，我父母不跟我在一块儿，还能送我老妹儿那儿去吗？”

“你还挺孝顺的呢！”李媛叹了口气，“就因为这个，这几门亲事都黄啦？”

“嗯呢！”

李媛瞪了李源一眼，娇嗔起来：“死心眼子！”

写字台上的内线电话响起来。

李源抓起话筒：“喂！……啊！你找电工先把灯罩换上，我……”他瞧瞧李媛，停顿了一下：“我马上过去。”

“你有事……”李媛知趣地站起来：“我不耽误你啦！”

李源略显歉疚地笑笑：“李总慢走！”

李媛走到门口，止步回头，深切地望望李源：“有空儿到我家去玩儿呗！”

“好的！”

李媛摆摆手：“拜拜！”

李源摆摆手，点点头，露出憨厚质朴的笑容，目送着李媛走出物业公司这栋红色三层欧式小楼的楼门，消失在楼前的树林花丛之中。

李媛返回 B-7 号别墅，回头眺望物业公司的红墙灰瓦白饰的小楼，回味着和李源碰面接触时的那种感觉，情不自禁地嘟哝着：“真是个傻小子！”

陈炜从里面推开镂花镀锌外门，睥睨着李媛：“你上哪儿去啦？”

自从陈煊故去，陈炜变得蛮横起来，完全凌驾于本宅女主人之上，经常追问并干涉李媛的行踪。李媛对此甚表反感，她拢拢被轻风拂乱的秀发，迈步进屋，不软不硬地回了一句：“我心情不好，出去走走，不行吗？”

“谁也没说限制你呀！”陈炜关好房门：“媛媛，不是我说你，陈东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儿？你说……”

李媛沉下脸：“我怎么不懂事儿啦？”

陈炜不甘示弱，瞪着眼睛迎着李媛愠怒的目光，直到李媛呈现出一丝怯弱：“你也不问问他，他来，是不是他三姑让他来的。若真是，你就这么把他卷出去，他三姑能不生你的气？”

李媛看了陈炜一眼：“这么说，我得问问他三姑嘞！”

“他三姑是红碱区管工商、贸易的副区长，”陈炜转到李媛面前：“唉！没有他三姑在背后支持你，华阳宾馆的日子也不好维持呀！”

李媛两腿酥软，慢慢坐到沙发上，长叹了口气：“光怨我吗？借钱也好，要钱也好，哪有这么说话的？”

陈炜从角柜上拿起程控电话的子机，递给李媛：“陈东还是个孩子，你咋能和他一般见识呢！”

李媛委屈地嚷起来：“我比他大多少啊？”

“咋说你也是他爹的人，他若是不跟他妈走，在这疙瘩，他不得给你叫妈！”

李媛哭哭不得：“我可消受不起呀！可别把我叫死喽！”

一辆黑色奥迪 100 型轿车缓缓驶出红碱农贸市场基建工地。

熟悉路面常识的人，瞄见这辆中档国产轿车挂着的牌照上的阿拉伯数字——20003，就知道这是本市第二大行政县（区）党政机关三号人物的座车。

这位序列三号的政府要员就是陈东的三姑母陈华。

陈华今年 55 岁，体态丰腴，穿着一套深灰色西装套裙，端庄清秀的脸上虽然落下细微的皱纹，但是，配上那头经过焗染而呈现出乌黑油亮色泽的贴耳垂颈的短发，仍然不失中年女性的韵致。

陈华的手机发出清甜悦耳的音乐。

陈华从皮尔卡丹牌手包里摸出摩托罗拉 C350 型手机，认出上面显示的号码是世纪花园 B—7 号别墅客厅里的电话，她习惯地拨开右耳上的垂发，把手机贴在耳朵上：“喂！……我听出来啦！”

李媛在电话里把刚才发生的事讲述了一遍，然后，拖着哭腔说：“三姐！你说，哪有他这么借钱的？简直就和绑票、敲诈一样啊！”

陈华沉吟片刻：“这件事，你自己拿主意吧！”

李媛试探着问：“三姐，你说话，别说 15 万，就是 50 万都没问题，没你的话，我一分钱都不能给他。”

陈华的脸上泛起惬意的笑容，语气也显得亲切起来：“这样吧！钱，你先不要借给他，谁知道他拿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我也这么想啊！”

“等我看见他，问问怎么回事再说吧！好吗？”

李媛娇嚷起来：“还问我！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嘛！”

陈华按键关机，瞅瞅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探身对司机说：“红光小区。”

奥迪 100 型轿车亮起右转向灯，减速转弯，越过本市最繁华的青河大街，驶

人一条热闹而拥挤、狭窄且陈旧的街巷。

红光小区。

几十栋老得掉了牙；老得生出老人斑；老得佝腰驼背；老得衣衫褴褛的老式住宅楼组成了这片城市居民社区。没有门扇的大门常年累月地保持着免检和开放的状态，当然也没有保安人员站岗值班。无论何种形号、品牌的人；无论何种心态、动机的车，无论什么什么等等，都可以畅通无阻。

奥迪 100 型轿车不断地鸣着电启喇叭，提醒那些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行人和人力三轮车注意来往的机动车辆，走走停停，终于驶进红光小区，穿过那自发形成的集贸市场，停在 27 号楼三单元没有门的楼门前。

陈东将陈华迎进客厅，拢起沙发上衣服、鞋袜和书刊：“三姑！你坐呀！”

陈华皱皱眉，坐在沙发上：“你妈呢？”

“她？”陈东撇撇嘴，抬头看一眼墙上的石英钟：“跳舞去了呗！”

“跳什么舞？”

“交际舞啊！”陈东从冰箱里取来饮料，解封去盖，摆在陈华的面前：“慢四、中四、快四——我妈早学会了，这几天，正跟一个小白脸子学华尔兹呢！”

陈华把饮料盒推开，起身去卧室、厨房看了看，怒不可遏地骂起来：“里里外外，乱七八糟——哪像个家？简直就像个自由市场。50 多岁的人啦！眼瞅要进火葬场了，还浪什么？骚什么？真是他妈吊死鬼卖×——死不要脸。”

陈东跟在陈华的身后：“三姑！你说说我妈吧，别让她跟那个小白脸儿来往了！倘若被那小子骗了呢？我看，那小子百分之百是冲我妈的钱来的。”

“她死了关我什么事！”陈华转过身来，关注着陈东，叹了口气：“有你还在这儿，我不得不过来瞅瞅啊！”

陈东鼻子一酸，淌下两行眼泪：“三姑！你还管我？”

“我什么时候说不管你啦？”陈华返回客厅，语重心长地说：“管是得管你，但是，你可得给咱老陈家争气呀！”

“我全听三姑的安排。”

“你现在在家干点儿什么？”

“找不着工作，干呆呗！我想买辆出租车，找李媛借钱，她又不借给我……”

“你妈儿不是有钱吗？怎么？都花光啦？”

“我妈不让我买出租车，她说过些日子带我和他们去珠海、深圳做生意。”

“他们？他们是谁？”

“我妈和那个小白脸子呗！”

陈华沉思片刻：“这样吧！你也别买出租车啦！我给你找个工作单位，先实习一段时间，等你的技术熟练到一定程度再考虑买出租车吧！”

陈东噙着眼泪：“我听三姑的……”

陈华打电话找到和她关系密切的孟琰。

金兰美业发型设计厅。孟琰依在软座内，微闭双目，似睡非睡。美发师擎着电吹风和精梳，专心致志地吹干、整理焗染后的发丝。

候在旁边沙发上的司机兼秘书孙宏薇走过来，把手机递到孟琰面前：“孟姨！陈华的电话。”

孟琰嗯了一声。

孙宏薇示意美发师歇手，然后把手机贴在孟琰的耳畔。耳脉里传来陈华的声音：“在哪儿呢？”

“金兰。你来吧！”

“我哪有闲心去那种地方啊！”陈华喘了口气：“找你有点儿事呀！”

“说！”

“在你那儿给我安排个司机吧！”

“什么关系？”

“我侄儿，亲侄儿！”

“哦！让他明天来吧！找卢坤就可以了！”

“谢谢你呀！”

“要贫嘴！跟我还虚头巴脑的！”孟琰笑了笑，“喂！你过来吧！这儿的服务水平不错！我花钱，你消费。没人说你腐败，也没人说你受贿呀！”

“今天是不能陪你消费啦！”

“总这么忙吗？”

“可不是嘛！”

孟琰示意美发师继续工作，然后，对孙宏薇说：“你给卢坤打个电话，让他给安排一下，告诉他，特殊关系，特殊照顾一些。”

孙宏薇退到旁边，用她的飞利浦 630 型手机打通卢坤的手机。一段通话之后，美发师和满厅的顾客才知道，这位经常来此美容盘发的中年妇女，就是冗堰市优秀民营企业企业家、冗堰市十大杰出青年、冗堰市三八红旗手、冗堰市政协常委委员、冗堰市经济实力最强的华辰集团董事长孟琰女士。

金兰美业的美发师这样品评孟琰——报纸上报道她是五十二岁，看上去，顶多三十五六岁；长的那么漂亮！那双大眼睛，多撩人啊！年轻的时候得迷倒多少男人啊！她总是做日本式盘发，这种发型虽然过时了，但是，放在她的头上，就是好看，高贵典雅；她一年四季都是西装套裙，从来没看过她穿过其他款式的衣服，配上细高跟皮鞋，久而久之，养成了她端庄稳重的身姿。无论走到哪里，浑身上下都闪耀着雍容华贵的气质和风度。

人们望着孟琰在孙宏薇的陪护下离开金兰美业，走到不远处的停车场，上了那辆挂着 98765 牌照的黑色凌志 700 型轿车，无不顿足捶胸叹气——看看人家这一辈子活的多牛啊！

女人们喜欢咂嘴嚼舌：

“人家有的是钱。”

“光有钱好使吗？还有权哩！”

“有啥权？”

“这你都不知道！冗堰市市长郭建宁是她老公。”

“她大儿子郭戡是青河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黑道上的人，哪个敢算计人家，”
美发师戴上胶皮手套：“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青河大街，北起冗堰火车站，南至市府广场，全长 3.67 公里，贯通红碱区、沙台子区 16 条东西走向的路政设施齐全、先进的标准马路。距火车站约 600 米处路西，有一栋正视呈“凸”字形，俯瞰似“凹”字形的海蓝色玻璃饰体的楼宇，临街墙体上面悬挂粘贴着新颖别致的灯箱牌匾，证实这是一栋集购物、餐饮、工贸、金融、办公五位一体的综合属性楼体。该楼底层占地面积约 800 平方米，地下一层，地上六层，总高度约 25 米。楼顶凸出的电梯房约 20 多平方米，外形呈三角柱体，墙壳上附就着三块巨幅铜板牌匾，蓝底白字——华辰集团。

华辰集团总经理的办公处设在顶层南端，房门上方悬着长方形桃木标牌，蓝底白字——总经理。

陈东认清标牌，举手敲敲虚掩的桃木房门。

“进来吧！”

这个声音虽然有些沙哑，但是，与浑厚温柔混和起来，听着很悦耳，还能感受到成熟的男人那种无穷无尽的魅力。

陈东推开门，怯生生地走进写字间。

黑漆老板台后面那张宽松的皮转椅上侧身斜坐着一位身材略胖，皮肤黝黑，五官端正，神态憨厚的中年男人。不用问，这就是华辰集团总经理卢坤。卢坤笑得非常自然，非常纯朴，他抬手指指老板台前的沙发，对陈东说：“坐吧！茶几下面有烟，抽的话，自己拿吧！”然后，又指向屋角的电冰箱，“喝什么饮料，自己拿，我是个瘸子，腿脚不方便……”

陈东拉开冰箱门，回头问卢坤：“卢总来什么？”

卢坤笑了：“把那杯冰水递给我。”

陈东挑了一听可口可乐留做自用，再捧出卢坤自配的冰水，毕恭毕敬地放到卢坤面前。

“都是自己家人，不用这么客气。”卢坤示意陈东落座，“你觉得你开车的技术咋样？”

“刚学会的。”

“我给你安排一辆车，你先跟一段时间，不光是技术，方方面面都要熟悉。”

“行！听卢总的安排。”

卢坤喝了几口冰水，拿起老板台上的程控电话子机，按了一组号码：“喂！郭总！你在哪疙瘩呢？……啊！给你配个司机……陈副区长的亲侄儿，……刚学会



开车，让他先跟你实习一段时间……”

对方按键挂机。

陈东提心吊胆：“郭总不愿意吧？”

卢坤放下话筒，仍然笑咪咪地说：“这不是他愿意不愿意的事情。你如果没别的事儿，现在就可以上班了！郭总和我是结毗子，左边这间，门上也有牌儿，他带你到人事部添份聘用合同……”

桃木房门被人狠狠地撞开。疾步闯进来的是华辰集团副总经理郭奇。这是一个身体修长却有几分佻傥、皮肤白腻却失去血色、容貌英俊却长了个阴冷的鹰勾鼻子、穿戴奢华却透着文雅气质、神态傲然却掩盖不住那丝淫邪、长发齐颈略有些艺术家风度的26岁的青年男子。

郭奇瞥了瞥陈东，扬手指定卢坤的眉心，用训戒的语气叫起来：“卢瘸子！我再当面告诉你一次，别说是个跟车实习的，就是开车技术比我强百倍的司机，我都不要！”

卢坤笑笑，指着郭奇对陈东说：“这位就是郭总，你就跟他的车。”

陈东急忙站起来，朝郭奇略弯弯腰，略点点头，也略笑了笑。

郭奇抓起程控电话子机，按了一组号码：“喂！妈！我不是卢坤，我是郭奇呀！……卢坤算干什么吃的？跟我商量都没商量，就给我配个司机……”

孟琰愠怒的声音从耳脉里传过来，卢坤和陈东听得清清楚楚：“你说他是干什么吃的？你没问问你自己是干什么吃的？我问你，你是不是对卢坤的安排有异议？说话！哑巴了？好哇！如果有异议的话，你马上离开我们华辰集团！华辰集团坑小水浅，养不下你这条师范学院培育出来的五爪金龙啊！”

郭奇的脸上终于渗出血色，他瞅瞅卢坤和陈东：“妈！我不是有异议……”

“那还费什么话！”

郭奇把子机扣在母机上，对卢坤苦笑一下：“那……我领他过去了！”

卢坤点点头。

郭奇朝陈东招招手，垂头丧气地走出总经理的写字间。

华辰集团配给负责市场调研的副总经理郭奇一辆白色时代超人轿车，车牌号是68686。

郭奇驱车驶出华辰集团后院电动伸缩大门，拐上方宁西路。他瞅瞅坐在右侧副司机位置上的陈东，毫不掩饰厌烦和轻蔑的神情：“你家也不是没钱，自己买辆车呗！从延吉那边走私入境的日本二手车、改装车才三四万块钱儿，成色跟新的几乎一样。手续齐全的老款桑塔纳，最高价不超过一万块钱……”

陈东沮丧地说：“这边儿的钱把在我妈手里，那边儿的钱把在李媛手里，我一分钱都没有。如果没有我三姑帮我，凭我这副对不起观众、影响市容的模样，连个工作都找不着啊！”

郭奇被陈东这番可怜巴巴的话逗得笑起来：“你妈手里有多少钱？”

“还有 20 多万吧！”

“李媛那儿呢？”

“那可多喽！”陈东侧过身来，扳着手指计算，“华阳宾馆整个楼，世纪花园那栋别墅，那辆白色奔驰 320 型轿车——这就值八九百万。李媛个人还有存款呢！加在一起，少说也有千把百万的。趁这么多钱，我借 15 万都不行啊！这娘们儿，太狗！太抠！太黑！太毒啦！”

郭奇许久没吭声，那双眼睛迷成一条缝，从那狭益的缝隙间流露出贪婪的光线，像是核弹爆炸后形成的辐射冲击波。

时代超人轿车拐上新华街，沿湖滨公园东侧这条静谧的街巷向南缓行。

郭奇仰靠在椅背上，轻轻松松地操纵着时代超人轿车，他认真地审视了一遍陈东，无比遗憾地叹了口气，用嘲讽和责备的口气说：“还是你不行啊！如果你能让她看上眼儿，别说区区 15 万元人民币，就是 15 万元美金，说不定她会心甘情愿白送给你。那就看你们的关系到了什么程度！”

陈东摊了摊手：“我哪有那两下子！”

郭奇的笑，总是带着丝丝缕缕的淫秽和奸邪：“如果我是你，我就能从她那儿拿出钱来。你信不信？”

陈东一半信服一半忌妒。“那有可能。”

“怎么是可能呢？”郭奇坐正坐直：“走！带我去瞧瞧这娘们儿，如果长的在我眼里过关，我就负责把她拿下。我可不是吹，在冗堰，除了我妈的小秘书，我还没有搞不到的女孩子，何况还是个寡妇遗孀。你给我捧眼当配角，事情办妥了，我给你分个十万八万的。”

“那倒不用。”陈东老老实实在地说，“郭总如果瞧得起我，就用我做你的司机，我就满足了！”

“这不是小意思嘛！”郭奇将时代超人轿车停靠在路边，推门下车，回身招呼陈东：“过来开车。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专职司机了。”

陈东欣喜若狂地钻过来，坐在司机的位置上……

时代超人轿车左转弯，穿过青河大街，驶入湖滨东路，在云峰街路口转弯向北，转过华阳广场的环岛，西行大约 100 米，就到了华阳宾馆。

陈东指着华阳宾馆正门前停车场上的那辆挂着 98888 牌照的新款白色奔驰 320 型轿车说：“那是她的车，她没出去，在家呢！”

郭奇招了一下手：“过去！把咱的车靠在奔驰的左边。”

时代超人轿车，鬼鬼祟祟地驶进停车场，停泊在奔驰 320 型轿车的左侧。

陈东唯恐李媛看见，放倒座靠，仰面躺下，取一张报纸遮住面庞，像是阅报，又像是睡觉。

黄昏。奔驰 320 型轿车的防盗报警器响了几声，前后报警灯闪了几下。



昏昏欲睡的郭奇为之一振，他挺身坐起来，甩掉矿泉水瓶，降下车窗玻璃，死死盯着华阳宾馆正门。

须臾，李媛从影控自动伸缩门内走出来，扫了一眼车来人往的华阳路，从门檐下东侧的车行坡道上走下来，款款走进停车场，走进奔驰 320 型轿车和时代超人轿车相夹而成的间隙里。郭奇看清了，也看呆了，他怎么也不相信，冗堰市井之中，居然隐藏着这么美丽、性感的女人。今天，李媛穿了一套黑色獐皮超短衣裙，修长而丰腴的腿上套着肉色丝袜，配上那头流云飞瀑般的垂脊秀发，于是，女人的韵味，女人的魅力，女人的内涵光芒四射。

时代超人轿车挂着的牌照给李媛留下极深极浓的印象，她颇为留意地瞅瞅车内这个把长发束在脑后的英俊的青年男人，她没有计较郭奇那色眯眯的目光，她落落大方地走过去，按遥控器解开车锁。

李媛弯腰开启车门时，郭奇那双色欲膨胀的眼睛锁定在那隐隐凸现出比基尼边棱的丰实的臀上，由此产生几多狂想。他几乎要疯了，甚至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直到白色奔驰 320 型轿车离开停车场，汇入华阳路上的车流，他才清醒过来。他用力拍拍陈东的肩膀，激动地叫嚷：“一定要搞定她！”

彩壳三星 A539 型手机响了好几遍，郭奇方才结束了无限的遐想和幻思，他从腰间皮套里掏出手机，按键通话：“喂！常姐！怎么才想起来给我打电话！”

耳脉里传来一个女人娇柔的声音：“忙嘛！”

“常晓荣女士！冗堰市歌舞团导演、丽丽影楼老板、冗堰市摄影家协会理事长——身兼数职，能不忙嘛！”郭奇的语调轻柔得近乎嗲声嗲气，“我的常姐！别累坏了身体。钱，不是一天就能赚到手的，慢慢来嘛！风物长宜放眼量啊！”

“郭奇！我给你报喜，你给多少赏钱？”

“那得看是什么喜，如果是你怀上了我的孩子，要多少给多少。”

“没正经的！我告诉你吧！你中奖了！”

郭奇诙谐起来也挺潇洒，他模仿着电影《儒林外史》中的范进的语调，狂呼乱叫起来：“我中啦！哈哈哈哈哈！我中啦！”

常晓荣笑道：“我看你是中风啦！”

“喂！常姐！我最近也没买彩票哇！我中的是什么奖？”

“是这样——你在沙岭县东风乡那家蟹塘给我拍的那张艺术照，让我改版成黑白照片，放大四倍，加了个题名叫《蟹田的傍晚》，送去参加省里举办的‘金蟹杯’摄影竞赛，没想到，得了个二等奖，奖金 5000 元呢！”

郭奇摆摆手，像是面对面与常晓荣说话：“奖金归你啦！”

“我要你的钱干什么！这样吧！你请客吧！”

“没问题！你说，咱们上哪儿消费？”

“郭奇呀！我告诉你说啊！我已经对组委会及冗堰市摄影家协会的人说明了你的身份——堂堂冗堰市市长的二少爷、华辰集团副总经理、26 岁的摄影艺术家

——他们羡慕得了不得啦！都要和你认识认识。你呀！干脆摆个大场儿，请大家消费一次吧！喂！舍不得钱啊！”

“不是呀！我是怕5000块钱不够用啊！”

“当然不够啦！到场的都是业内名人，咱们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副主席都是市委宣传部、统战部的副部长呢！5000块钱够干什么的？”

“那……那我就得找我妈要点儿喽！”

“聪明就是聪明！另外，你再把报社、电视台的记者请来，写专稿也行，拍专题片也行，借这个机会，正好在冗堰这块土地上树立你的形像，为你以后的发展铺平道路嘛！”

“常姐！你看得多少钱？”

“没有两万块钱下不来。嗨！那么大个华辰集团，花两万块钱等于从牛身上薅下一根毛嘛！再说，花钱宣传自己的副总经理，不就等于变相做商品广告嘛！也等于增加了民营企业的文化品位。这些含义，不用你说，你妈就明白，她保准不会在乎那点儿钱。你就放心大胆地找你妈要钱去吧！”

郭奇想了想，信心十足地说：“我马上去办，你等我电话吧！”

“别让我失望啊！”

郭奇按键挂机，又朝陈东挥挥手：“回去！”

时代超人轿车离开华阳宾馆，沿华阳路往西驶向青河大街……

孟琰对郭奇的请求没有表明态度，她注视着郭奇面部表情的变化程度，许久，她说：“你找卢坤去吧！”

郭奇愣怔一会儿，拖着哭腔说：“妈！你这不是难为我嘛！”

孟琰沉下脸：“华辰的事，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全权处理，找我有什么用！”

“好吧！我去找卢总。”

孟琰望着郭奇轻飘飘的背影，叹了口气：“心胸狭隘！难当重任啊！”

卢坤细致地审看了郭奇递上来的刊登在《青河晚报》上的《蟹田的傍晚》和‘金蟹杯’摄影竞赛主办单位颁发的《获奖证书》，笑了，笑得那么慈善，他端详着不抱任何希望的郭奇：“开这个招待会，得多少钱？”

郭奇提心吊胆地说：“少说也得两万。”

卢坤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华辰集团专用信签，提笔在上面写了几行字，流云飞焰地签上他的名字，然后，连同《青河晚报》和《获奖证书》递给郭奇，说：“多请些朋友！发个请柬给你熟悉的人，和咱们华辰有关系的，都请到位。办就得像那么回事儿。”

郭奇看清了批条上的大写金额数目——叁万捌千元整。他呆住了，愣愣地望着卢坤，不知道说什么才可以表达他的愧疚和感激之情。

卢坤温柔倍至：“张罗去吧！”

郭奇的声音有些颤抖：“到时候，卢总也去吧！”